

欽定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軍器部尚書事加級張廷奎奉
敕修

王汝訓

余懋學

張養蒙

孟一脈

何士晉

陸大受
李倬

張庭

王德完

蔣允儀

鄒維璉

吳羽文

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隆慶五年進士除元城知縣萬曆初入爲刑部主事改兵部累遷光祿少卿吏科都給事中
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爵門生又附申時行

恣甚汝訓抗疏數其罪言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部曹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默者顯譔譔者絀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劔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母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聞汝訓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

嘗詆與郊汝訓以寺臣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
調汝訓南京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并及魏詔奪明
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
郊尋以憂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郎劉希
孟考選納賄竝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悒悒卒
汝訓入爲太常少卿孟秋饗廟帝不親行汝訓極諫帝
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尋進太僕卿調光祿汝訓先爲
少卿寺中歲費二十萬至是濫增四萬有奇汝訓據會
典請盡裁內府冗食不許二十二年改左僉都御史旋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汝訓性清介方嚴疾惡巡按

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懇寃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引罪且論救帝意未釋謫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疏入輒重允譴至除名而謫應望戍烟瘴應參爲民汝訓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礦稅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內

帑不以供營繕而四方採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訾
汝訓屢請發帑佐工皆不報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
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冗費數萬卒贈工部尚書諡恭介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撫州推官擢
南京戶科給事中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進白燕白蓮頌
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
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已論南京守備太監申信不
法帝爲罷信久之陳崇惇大親謬譔慎名器戒紛更防
佞諛五事時居正方務綜覈而懋學疏與之忤斥爲民
永不敘錄居正死起懋學故官奏奪成國公朱希忠王

爵請召還光祿少卿岳相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帝
俱報可尋擢南京尚寶卿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
以言事忤執政同官蔡系周孫愈賢希執政指紛然攻
訐懋學上言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
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吳
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妬發於外也
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
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
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
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

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

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
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蠹七
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
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
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
爲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
伊傳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
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卽因邀賂是爲佞
諛其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
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

爲乖戾其蠹十也懋學夙以直節著稱其摘季馴不無過當然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累遷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理漕儲疏白程任卿江時之寃二人遂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啟初追諡恭穆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僉書兵部尚書王遴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資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

遴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謫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
疏訟之忤旨奪俸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
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
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
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
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
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
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做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
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綱二千四百匹未幾
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

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

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謬譎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李盛春夫閭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

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綱利共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

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敵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儆風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

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已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案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三十五卷 列傳 八
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尚書陳藻稱疾乞罷詔養蒙
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
疾遂罷歸卒於家天啟初賜諡毅敏

孟一脈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進士爲平遙知縣以
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宮徽號
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
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
忤張居正黜爲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近再選
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
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